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九

宋　蘇轍　撰

齊太公世家第二

齊太公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為堯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姓姜氏商周之際或封於申呂尚其苗裔也葢常事紂紂無道去之年已老矣聞周西伯善養老者往歸之隱於漁者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輔於是西伯獵得太公於

渭之陽與語大説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太公善用兵自西伯之伐犬戎伐崈伐崇三分天下其二歸周太公常主其兵事及文王崩武王伐殷太公益老矣然其用兵不衰方為將詩人稱之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及武王克殷封太公於齊營丘與周公召公皆留佐天子武王有疾太公召公將為王穆卜周公乃以身請

命三王王疾有瘳及武王崩管叔蔡叔疑周公不利成王周公與二公謀出兵東伐既克管蔡而成王亦疑周公惟二公明周公無他志然不敢言雷風之變二公乃道成王啓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説王悟復迎周公周公召公卒留相周而太公以老東就國道宿逆旅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以兵爭營丘伐敗之太公乃脩政事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使

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王使召公命之曰五
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之履東至海西至河
南至穆陵北至無棣齊由此得專征伐蓋太公卒年百
有餘矣其後五世皆反葬於周子丁公伋立丁公入周
爲虎賁氏書顧命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
哀公不辰立紀侯譖哀公於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
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薄姑當周夷王時哀公母弟山怨

胡公乃與其黨帥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徙薄姑都臨菑九年獻公卒子
武公壽立九年周厲王奔彘二十四年周宣王立二十
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胡公子復入齊
齊人欲立之爲之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
厲公子赤是爲文公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
卒子成公脫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二十四年周
東徙洛六十四年莊公卒子僖公禄父立二十四年公

及鄭伯如紀將襲之紀人知之不克三十三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四年公會魯桓公于濼魯桓夫人公之女弟也未嫁而私焉及會魯侯與姜氏皆來公復通之魯侯譎之以告公怒享魯侯使公子彭生拉而殺之魯人來討殺彭生以説五年遷紀郱鄑郚齊將滅紀紀侯知不敵而耻下齊七年紀侯使其弟季以酅來附八年紀侯遂去其國紀夫人伯姬卒公使以禮葬焉襄公無禮而好兵民不堪命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期至弗代

故謀作亂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故二人因之以作亂公遊於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就舍而賊至遂弑公而立無知僖公之子二人子糾魯姬子也小白衛姬子也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子糾奔魯明年雍廩殺無知魯莊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以兵納子

糾小白自莒先入及魯侯戰于乾時管夷吾射小白中鉤魯師敗績小白立是爲桓公使鮑叔牙以兵脅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人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故管仲得專治齊國於是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通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反侵地重聘幣以親諸侯二年魯用曹劌敗我師于長

句四年宋萬弒其君捷五年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公會單伯及諸侯伐宋及宋人平七年公會諸侯于鄄始霸諸侯十四年陳人殺其世子禦寇陳厲公之子完來奔桓公將以爲卿完讓不受以爲工正其後爲田氏十九年王使召伯廖來錫公命且請伐衛討立子頹二十年伐衛敗之取賂而還二十二年山戎伐燕桓公爲燕伐山戎至孤竹二十四年狄伐邢管仲言於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

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曷救邢以從簡書乎二十五年救邢魯莊公卒公子慶父殺其世子般公子友奔陳魯人立閔公公及魯侯盟于落姑召季友于陳而歸之冬使仲孫湫如魯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

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暴霸王之器也二十六年慶父

復弒閔公季友殺慶父而立僖公魯莊公之夫人哀姜

齊女也通於慶父知其謀故出奔邾桓公召而殺之使

高傒平魯難狄滅衛衛懿公死桓公立戴公使公子無

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之歸之乘馬祭服五

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其夫人魚軒重錦三

百兩二十七年復帥諸侯之師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

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馬邢遷于夷儀因

而城之二十八年帥諸侯城楚丘以封衛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九月盟諸侯于貫始會江黄從於楚者服楚人侵鄭二十九年公會諸侯于陽穀謀為鄭伐楚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禁之不從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三十年公會諸侯伐楚先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問于師曰何故涉吾地公使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

人是問楚子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昭王之不復
君其問之水濵師遂進次于陘以待之楚子使屈完如
師以觀齊完見諸侯之師而畏之請盟公許之師退盟
于召陵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病
矣若出於東方循海而歸可也以告公許之申侯見曰
師老矣出於東方而遇敵柰何不如出於陳鄭之間公
説與之虎牢執轅濤塗而伐陳三十一年周惠王將廢
太子鄭而立帶鄭惺來告公爲之合諸侯于首止以定

其位王怒使周公召鄭伯以從楚鄭伯逃歸不盟三十二年公帥諸侯伐鄭三十三年復會諸侯于甯毋以謀鄭管仲言於公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子華言於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去之我以鄭為内臣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柰何以姦終之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

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詞矣何懼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公辭焉鄭伯請盟周惠王崩太子鄭懼不立使來告難三十四年公會王人及諸侯于洮三十五年公會宰周公及諸侯于葵丘王使周公賜公文武胙命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下拜登受晉獻公來會不及遇周公周公曰齊侯

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公以諸侯討之及高梁而還三十六年公使隰朋立晉惠公三十七年戎伐京師三十八年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晉三十九年淮夷病杞公會諸侯于鹹以謀杞四十年公及諸侯城縁陵以封杞四十一年楚伐徐公會諸侯盟于牡丘救徐伐厲是歲管仲隰朋皆死初管仲說桓公以霸事桓公告之曰

吾有大邪三不幸而好田夜至禽側莫而後反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不幸而好色姑姊妹有不嫁者其尚可以霸乎管仲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也夫見賢而不能用害霸也與賢者圖事而與小人疑之害霸也非此二者不害於霸故桓公三夫人六嬖妾嫡庶不明而管仲不禁終以此敗桓公既霸諸侯將封泰山禪梁父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耳北伐山戎離支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諸侯莫違寡人寡人

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何以異於此乎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並翼之鳥凡物不召而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乃止及管仲病且死公問羣臣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

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近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宫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四十二年周以戎難來告徵諸侯以戍周淮夷病鄫公會諸侯于淮遂城鄫役人病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桓公夫人三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姬

因豎刁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死五
公子皆求立四十三年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豎刁
因内寵以殺群吏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己亥
赴辛巳夜殯桓公之子立者五人無虧立三月死次孝
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昭元年宋襄公以諸侯
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
與宋人戰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八月葬桓
公二年宋襄公將求諸侯而虐杞鄫之君諸侯患之於

是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桓公之德冬諸侯盟于齊宋人不會六年公伐宋圍緡討其不與盟也九年公伐魯魯人辭以義不克而還魯人以楚師伐我取穀寘桓公子雍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十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昭公元年使大夫夭從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楚申叔釋穀而去昭公娶于魯曰叔姬生子舍無寵公弟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十九年昭公卒舍立商人弑舍而

讓其凡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商人自立是爲懿公魯人告于王求昭姬焉王使單伯來請公執單伯并執昭姬懿公元年春魯使季孫行父如晉爲單伯昭姬請乃歸單伯秋復遣師侵魯魯復使季孫告于晉晉侯會諸侯于扈謀將伐我以賂免歸昭姬既而復伐魯遂伐曹曰何故朝魯二年將及魯平魯侯有疾辭公不許魯使襄仲納賂乃盟于郪丘三年公復伐魯及魯侯盟于穀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

爭田弗勝及即位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參乘四年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謀弒公納諸竹中齊人惡公廢其子而立元是爲惠公魯文公卒魯人將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以告公許之惠公元年魯人以賂求會公及魯侯會于平州取魯濟西田十年復歸之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逐之于衛頃公七年晉郤克來聘公帷婦人而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郤子怒歸請伐齊晉侯弗許公

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晉侯于斷道高固逃歸晉人執三子八年晉侯伐我至于陽穀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晉師還魯宣公不事齊齊晉既盟懼而乞師于楚楚師不出九年晉魯盟于赤棘十年公伐魯又敗衛師于新築魯衛使大夫乞師于晉以伐我皆主郤克晉侯使郤克帥車八百乘來伐戰于鞌郤克傷于矢而鼓不止我師敗績公右逄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晉司馬韓厥及之執縶馬前將以公歸丑父使

公下如華泉取飲公乘佐車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矣乃舍之晉師及馬陘公使國佐賂之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使齊畝必東唯吾子戎車是利無乃不可乎魯衛皆爲我請晉人許焉七月盟于

衰婁歸魯汶陽之田十一年公朝于晉左傳齊侯朝于晉授玉郤克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太史公誤以玉爲王故曰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且齊晉敵國豈有王晉之理哉十六年晉人歸我魯汶陽田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八年公會諸侯伐鄭國佐從公初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知之以告國佐國佐讁之夫人怒公歸自會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公不察刖鮑牽而逐高無咎高弱以盧叛公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還自鄭如盧師殺

慶克以穀叛公與之盟而復之盧降九年殺國佐以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召鮑國及國弱于魯而立之十年晉悼公始覇及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齊人不會晉人來討使太子光爲質於晉十一年公伐萊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師乃還七月晉荀罃合諸侯之大夫于戚以謀鄭齊人不會荀罃以爲言冬復會于戚崔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往二十五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溴梁以諸侯宴令諸大夫歌詩必類高厚之詩不

類將盟高厚高厚逃歸公伐魯秋公復伐魯圍成魯使
叔孫豹告于晉二十六年公伐魯圍桃高厚伐魯圍防
二十七年公伐魯冬晉侯以諸侯來伐公禦之平陰登
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逃歸臨菑諸侯遂圍臨菑公將
走郵棠太子光諫乃止諸侯之兵侵及濰沂而還初公
娶于魯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
牙屬之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光
之立列於諸侯矣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

使高厚夙沙衛傅牙二十八年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
而立之是爲莊公五月靈公卒莊公殺戎子而執牙夙
沙衛以高唐叛崔杼殺高厚公圍高唐執夙沙衛醢之
三年晉逐其大夫欒盈會諸侯于商任以錮欒氏欒盈
自楚適齊公厚之晏嬰諫不聽四年晉將嫁女于吴公
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内之曲沃以兵隨之伐晉
上太行入孟門欒盈作亂不克而死公還自晉不入遂
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還五年公畏晉討欲見楚子楚

子使遠啓疆來聘公使陳無宇報之楚子爲我伐鄭公
又爲王城郟以說初崔杼娶東郭姜公通焉驟如崔氏
以崔杼之冠賜人崔杼怒以其間伐晉也將弑公以說
晉六年夏五月莒子來朝饗之崔杼稱疾不視事公往
問焉遂從姜氏姜與杼自側戸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
舉爲杼間公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
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公逾墻射之中股反隊
遂弑之立靈公之子杵臼是爲景公崔杼爲右相慶封

爲左相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于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乗不以兵甲晉侯會諸侯于夷儀將伐我以莊公說且厚賂之乃止崔杼之妻生成及彊而死復娶東郭姜生明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而立明景公二年崔成請老于崔杼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成與彊怒將殺之以告慶封慶封

問盧蒲嫳嫳曰彼君之讎也天將棄之矣予何病慶封許之崔成及彊遂殺偃與無咎崔杼怒求人使駕不得使寺人御而出見慶封慶封曰請討之使盧蒲嫳往遂滅崔氏成彊與東郭姜皆死崔杼無歸亦縊慶封當國嗜酒而好田與慶舍政而飲於盧蒲嫳氏慶舍召盧蒲癸王何而嬖之皆莊公之黨也將反慶氏以報莊公諸大夫皆疾慶氏癸與王何復使饔人減諸大夫膳以怒之三年十一月乙亥嘗慶舍涖事欒高陳鮑以甲圍而

殺之慶封歸伐公宮不克奔魯自魯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富於在齊崔氏之亂喪羣公子及慶氏亡公孫竈公孫蠆爲政皆召之而反其邑放盧蒲嫳僇崔杼之尸改葬莊公馬九年北燕伯款來奔十二年公如晉請伐北燕歸而伐燕將納燕伯晏嬰曰不入燕有君矣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十三年燕人歸燕姬賂以瑶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公孫竈之子欒施蠆之子高彊皆嗜酒信内多怨與陳氏鮑氏有

惡十六年或告陳鮑曰欒氏髙氏將攻子陳鮑皆授甲使視欒髙則皆飲酒陳無宇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將逐我及其飲酒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髙髙彊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不克戰于稷欒髙敗施及彊出奔魯凡逐于欒髙者子山子商子周子成子公公孫捷無宇皆召而反其邑益其禄公子公孫之無禄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無宇莒之旁邑辭孟穆姬爲之請髙唐陳氏始大十八年公朝于晉

晉侯以公燕投壷晉人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公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晉人不説十九年晉侯將盟諸侯于平丘齊不可晉侯使叔向來讓懼而從之二十六年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賔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請誅祝固史嚚以辭賔公説以告晏子晏子止公而勸公修德公爲之寛政毁關去禁薄斂已責而疾有間三十一年魯昭公來奔公唁之野井取鄆而居之三十

二年將納魯侯命無受魯貨梁丘據取貨於季孫言於公曰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姑使羣臣卜之若可而後君繼之無自辱焉公從之師及魯侯圍成不克秋公及諸侯盟于鄟陵謀納魯侯三十三年齊有彗公將禳之晏嬰曰無益也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公與晏嬰坐於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

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予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

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四十五年公會鄭伯盟于鹹公會衛侯盟于鎖以畔晉使國夏伐魯四十六年魯侯三來侵我使國夏帥師伐之晉士鞅帥師救魯四十七年魯陽虎來奔請師以伐魯鮑文子諫曰陽虎有寵於季氏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此固陽虎所欲傾覆不可許也公執陽虎虎逃奔晉秋公伐晉克夷儀衛侯來會晉伐我師四十八年公會魯定公于夾谷犂彌言於

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

焉公從之孔丘以魯侯退以禮讓公公愧焉乃歸魯鄆

讙龜陰之田以謝五十一年公會衛侯伐晉晉范中行

氏叛公與魯侯交救之公之夫人曰燕姬無子鬻姒之

荼嬖諸大夫恐其立之也請于公顧立太子公曰二三

子爲樂耳何憂無君五十八年公疾使國夏髙張立荼

寘羣公子於萊秋公卒孺子荼元年田乞僞事髙國每

朝必參乘謂之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作亂又謂諸

大夫曰二子將去貴寵以定君盍及其未作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高國乗如公戰敗國夏奔莒高張晏圉弦施奔魯田乞使召陽生於魯至而匿之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牧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牧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鮑牧懼曰誰非君之子乃

受盟陽生立是爲悼公遷荼於駘不至殺之悼公之在魯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逆之季魴侯通馬女言其情弗敢與也公怒一年使鮑牧帥師伐魯取讙及闡且使請師于吳將以伐魯魯人歸季姬嬖乃歸其侵地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或訴之公殺鮑牧三年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怒四年吳師伐我南鄙國人弑公赴于吳師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國人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簡公元

年國書帥師伐魯冉有敗之而還吳子復伐我國書禦之我師敗績國書死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及即位使爲政田恒畏之屢顧於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陳逆殺人闞止執之而逃陳豹事闞止闞止欲逐陳氏而立豹豹曰我遠於陳氏矣遂以告陳氏四年五月壬申田恒兄弟四乘如公闞止出逆之遂入閉門闞止歸屬徒攻宮不勝乃出追而殺之公怒田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言不及此六月

田恒弑簡公立公弟驁是爲平公自平公立而田氏專齊割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平公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二年韓魏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恒曾孫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濵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絶祀田氏卒有齊國

蘇子曰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詡無異夫陳平賈詡之事張子房荀文

若之所不爲也而謂伊尹太公爲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爲文武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適庶爭立桓公不得葬幸而不亡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物有以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爲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爲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相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爲不

害伯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爲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爲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媮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子知將有嫡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古史卷九

古史卷十

宋 蘇轍 撰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文王之子而武王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兄弟唯旦長且賢逮文王世任以國事邑之于周

凡周之内治始於室家而至於國人者屬之周公凡周之外治所以交接四隣至於江漢之國者屬之召公故文王之風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言二公之治自北而南也及文王崩周公相武王伐殷武王曰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謂周召也武王克殷封周公於魯曲阜周公留相武王不就封既克殷二年武王有疾天下未集羣公懼周公乃爲三壇同墠請命太王王季文王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

馬植璧秉珪以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
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余仁若考能多
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
神乃命于帝廷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
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
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
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襲吉公曰
體王其無害歸納其册于金縢之匱明日而王疾瘳武

王崩成王少方諒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管叔蔡叔監殷疑周公不利成王遂以武庚禄父及淮夷叛周公告太公召公曰我若自嫌不以法正之則周必亂無以告我先王遂出兵征之二年而罪人皆服然成王亦以此疑周公公爲鴟鴞之詩以貽王王不悟秋大熟未穫大風雷電禾偃木拔國人震恐二公道王以發金縢王得書問諸史百執事皆曰信公命我勿言王感泣命逆周公于東周公卒相成王方就學周公使其子伯禽與成

王處抗世子法於伯禽以示成王誕保文武受命凡七年既成洛邑詔成王烝祭文武於新邑而歸政焉古者君在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此三代之常禮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當國聽政蓋禮然也其所以興者既終三年成王尚幼未能涖政故至於七年耳今考於書其說止於此初無攝位之文太史公因秦漢之謬以爲周公居攝七年此亦何所據哉夫成王即位稱王矣而周公攝則是二天子也隱公知桓公當立而攝以待之遂至羽父之禍若使隱公如周公當國而不攝雖有譏口禍不至此矣王謂公曰我其退即君于周命公後四方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周

公許馬答曰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祭之日王命史佚册告公子伯禽爲公後於魯而公留相周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廟祀文王郊享上帝所以襃顯周公異於諸侯也成王歸涖政周公作無逸言殷三宗及周文武皆以勤勞抑畏享國長久及商後王耽樂怠

敎遠者十年近者四三年所以戒飭成王者甚至是時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然召公猶不說恐成王未能繼先王君天下周公乃作書告之名之曰君奭言湯之伊尹太甲之保衡太戊之伊陟臣扈巫咸祖乙之巫賢武丁之甘盤周文武之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顚南宮括皆能左右其君保國配天豈亦當國聽政而後可哉故曰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召公乃說世言周公居攝召公不說太史公信之今書君奭之篇在洛誥後孔子叙之曰召公

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然則召公之不說非不說其聽政蓋不說其歸政也且以召公之賢歴事文武與周公從事老矣而猶疑周公有不順之意則周公將何賴焉周公治周作禮樂致太平退老於豐將没欲葬成周示不忘所營邑公卒成王葬之于畢從文王示不敢臣周公也周公之子封者八人伯禽在魯其弟嗣周公食采於周世輔王室凡蔣邢茅胙祭或在畿内或在畿外伯禽之就封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而王之叔父也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汝

之魯慎無以國驕人伯禽始至國徐夷並起為冦東郊不開將築城而徐夷擾之乃誓兵於費出兵攻之徐夷釋魯自救遂以其日築徐夷服費誓既曰甲戌我惟征徐戎又曰甲戌我惟築所以出兵與築城同日者蓋欲徐夷釋魯自救不能為板築之害耳治魯三年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易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之封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

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魯公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弟煬公熙立煬公築茅闕門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弑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弟獻公具立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眞公濞立真公三十三年卒弟武公敖立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愛戲欲立之仲山甫諫不聽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國人與兄括之子伯御弑懿公而立伯御伯御十一

年宣王伐誅伯御而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仲山甫言於宣王曰魯侯肅恭明神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於是王命孝公於夷宮以爲侯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惠公弗湟立惠公元妃孟子無子其娣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惠公娶之生桓公四十六年惠公卒桓公以適子當立魯人爲其少奉隱公攝君事以待之隱公四年宋公爲衛州吁乞師以伐鄭

公不許公子翬固請以師會之五年春公觀魚于棠臧僖伯諫不聽八年春鄭伯以太山之防易許田釋太山而祀周公十年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謀伐宋公子翬先期往十一年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于桓公使賊弑公于蔿氏立桓公桓公二年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會諸侯于稷以成宋亂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

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
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北戎病齊鄭世子忽救齊大敗戎
師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之班後鄭鄭
忽怒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八年公會齊侯
于濼遂與夫人如齊夫人齊襄公之妹也未嫁而襄公
通之申繻諫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易此必亂不
聽齊侯復通焉公讁之以告四月丙子齊侯享公使公
子彭生乘公公卒于車魯人告于齊請以彭生除惡齊

人殺彭生子莊公同立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送王姬以齊讎故築王姬之館于外二年十二月夫人會齊侯于禚四年二月夫人享齊侯于祝丘冬公及齊人狩于禚五年正月夫人如齊師七年春夫人會齊侯于防冬又會于穀八年公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姑務脩德以待時乎師還冬齊人弑襄公公子糾來奔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自莒先入八

月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齊人以兵脅我爲之殺子糾于生竇將以管仲與齊施伯言於公曰管仲賢者齊將用之非殺之也齊用管仲必爲魯患不如殺而與之公不聽齊人卒相管仲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公與之乘戰于長

句大敗齊師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始及齊平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一年夫人姜氏卒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不聽將納夫人丹桓宫楹而刻其桷御孫諫不聽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公之嬖孟任夫人要公八月丁丑乃入大夫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又不聽孟任之子曰

般圉人犖有罪般鞭之公曰犖有力焉不如殺之未及殺也公母弟三人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公疾問後於叔牙牙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君命命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不然死且無後牙死立叔孫氏三十二年八月公卒慶父使犖賊般季友奔陳慶父奔齊齊人立哀姜之娣叔姜之子開是爲閔公閔公元年及齊侯盟于洛姑召季友於陳而復之冬齊

侯使仲孫湫來省難二年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慶父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亂作季友以莊公子申適邾慶父奔莒哀姜孫于邾季友以申入立之是爲僖公以賂求慶父于莒而殺之立孟孫氏齊桓公召哀姜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季友之生也桓公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其後爲季孫氏僖公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十七

年滅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乃免公齊桓公卒十八年宋襄公伐齊納孝公師救齊不克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爲成風故公伐邾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納須句子秋及邾人戰于升陘公小邾不爲備敗焉邾人獲公冑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夏齊人伐我北鄙公使展喜辭焉齊師還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二十八年晉文公伐曹衛楚人救之

公使公子買戍衛楚師敗公畏晉殺買以說夏公會諸侯于踐土冬復會諸侯于温晉人爲衛元咺執衛侯歸之京師三十年使醫酖之不死臧孫辰言於公曰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今晉人酖衛君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班相䘏也故能有親君曷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公說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乃免衛侯自是晉人聘於魯加諸侯一等三十一年晉人分曹

地以畀諸侯予我濟西田三十三年十二月僖公卒魯自慶父之禍政事不舉僖公選賢任能修兵革治牧圉新閟宮泮宮魯人善之季孫行父請於周使史克頌之魯頌是也子文公興立二年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三年晉人懼其無禮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七年公子遂娶于莒公孫敖如莒涖盟且爲遂逆見之美而自取之遂將攻之公止之使遂舍之敖反之八年公孫敖

奔莒從已氏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而自立舍魯甥也告于王將以王寵求其母于齊王使單伯如齊齊人執之并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孫行父以單伯叔姬故如晉齊人釋單伯秋齊人侵我西鄙行父復訴于晉晉侯會諸侯于扈將討齊取賂而還齊人歸子叔姬齊侯謂諸侯無能爲也復伐我西鄙十六年春及齊平公疾四不視朔使季孫行父盟齊齊侯不信使公子遂納賂乃盟于郪丘十七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八月癸未

公及齊侯盟于穀十八年二月文公卒公娶于齊曰哀姜生惡及視二妃敬嬴生倭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且屬其子故遂欲立之叔仲彭生不可遂請於齊齊侯許之十月遂殺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彭生死之哀姜歸于齊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强莒太子僕弑其君以其寶玉來奔公命與之邑季孫行父使出之竟宣公以簒立求定于齊元年會齊侯于平州賂之以濟西田四年秋公朝于齊五年春公朝于齊齊爲高固止公以求叔

姬許之七年冬公會諸侯于黑壤晉人以公不朝止公以賂免九年春公朝于齊十年春公朝于齊齊以我服故歸濟西田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奔喪十五年初稅畝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有寵於公將去三桓以張公室十八年與公謀而聘于晉將以晉人去之冬公卒子成公黑肱立季孫行父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歸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宣公季年不復

事齊將以楚師伐之莊王卒楚師不出成公元年爲齊難故作丘甲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臧孫許如晉乞師晉使郤克帥師伐齊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會晉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人歸我汶陽田楚人以我用晉師故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我使仲孫蔑以賂求平於楚十一月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蜀晉人惡之而不能禁四年夏公朝于晉晉侯不敬歸將叛晉季孫行父曰晉雖無道國大臣睦而邇

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乃止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自是諸侯貳於晉十年五月晉侯獳卒公如晉弔晉人以公貳於楚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耻之十一年公請受盟晉人歸公叔孫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十六年公將會晉師伐鄭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辭以晉難待於壊隤申宫儆備設守而後行故不及其戰晉既敗楚于鄢陵秋復會諸侯于沙隨僑如賂郤犨使告曰魯侯待于壊隤以待

勝者晉侯不見公公歸復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僑如復告郤犨曰季孟將叛晉君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行父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嬰齊請于晉晉士燮知僑如之情乃許魯平而赦行父十月出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八年晉悼公立公徃朝焉八月成公卒子襄公午立生三年矣襄公二年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于戚謀鄭蔑言於智罃請城虎牢以逼鄭晉人從之

鄭人乃成三年公朝於晉及晉侯盟于長樗五年十一月季孫行父卒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稱其忠九年冬公會諸侯伐鄭晉侯與公燕于河上問公之年曰可冠矣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鼓焉十一年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三桓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圍成城成郛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齊再

伐我叔孫豹以齊難告于晉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圍桃
高厚伐我圍防冬邾人伐我南鄙十八年秋齊師伐我
北鄙冬公會諸侯圍齊十九年春盟于祝柯晉人以我
故執邾子取邾田自漷水冬齊及晉平魯人懼城武城
二十年秋仲孫速帥師伐邾二十一年公如晉拜師及
邾田季孫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紇欲立之訪於申豐
豐不可訪於臧紇紇立之仲孫速之子秩與羯也羯使
人謂公彌苟得立請讎臧氏仲孫速卒公彌立羯孟氏

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臧孫聞之以甲自從季孫信之命攻臧氏臧紇奔邾乃立臧爲二十七年晉趙武楚屈建會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二十八年爲宋之盟故公朝于楚及漢楚康王卒遂行二十九年送葬而還及方城季氏取卞使公冶以書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疎也謂公冶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駕鵞賦式微乃歸晉侯使司馬侯來治杞田三十

一年公作楚宫叔孫豹曰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宫六月公卒于楚宫立敬歸之子野九月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裯叔孫豹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以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季孫宿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知其不能終也昭公

元年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季孫宿伐莒取鄆楚公子圍欲戮魯使晉樂王鮒求貨於豹豹不與謂其人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若我以貨免魯必受師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晉趙武聞之固請諸楚而免之四年十一月叔孫豹卒初豹夢天壓已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它日見其人未問其名以牛呼之曰唯遂使爲竪有寵長使爲政豹有疾牛讒其子孟殺之復讒其子仲逐之告人曰夫子疾

病不欲見人遂去其飲食豹以飢死牛立其子婼而相之五年正月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叔孫婼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之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夫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干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公室四分民食於

它爲國君難將及身是之不恤而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七年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將與諸侯落之使薳啓疆來召公三月公如楚晉人復治杞田以成與之十年七月季孫意如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卒大蒐于比蒲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叔向聞之曰君有大喪而不廢蒐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夏公如晉以郠故晉人辭公至河而復季氏之臣南

蒯意如不禮焉蒯謂公子憖吾出季氏而立子歸其室於公我以費爲公臣憖許之南蒯語叔仲小小欲搆季孫叔孫婼與意如皆三命小謂意如曰三命逾父兄非禮也意如使謂婼婼怒意如懼歸罪於小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三人謀季氏憖以告公從公於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公子憖還及郊亦奔齊十三年秋公會諸侯于平丘以邾故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冬公如晉晉人辭公至河而復子服椒謂晉荀吳曰魯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荀吳告韓起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安用之乃歸季孫十五年冬公如晉晉人猶以鄭故止公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叔孫婼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季孫意如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

是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意如弗從婼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推而蹷之遂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二十四年春婼至自晉二十五年春有鸜鵒來巢師已曰異哉文成之世童謡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

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季公若郈昭伯臧昭伯與季氏皆有怨公若獻弓於世子爲與之出射謀去季氏爲告公弟公果公賁公果告公公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羈羈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弗聽叔孫婼如闞九月戊戌遂伐

季氏意如登臺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救季氏孟氏從之遂伐公徒子家羈曰諸臣僞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遂行孫于齊齊景公欲以千社待公公喜子家羈曰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齊君無信不如早

之晉叔孫婼自闞歸責意如意如稽顙將納公婼如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歸而意如有異志婼齊於寢使祝宗祈死遂自殺二十六年春齊人取鄆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以齊師圍成二十七年秋諸侯之大夫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晉士鞅取貨於季孫不克納孟懿子陽虎伐鄆將逆公及鄆人戰敗之冬公如齊齊侯饗公使宰獻而請安子家羈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子家羈請待命于竟弗聽晉人使

公復於竟而後逆之居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鬻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復如乾侯意如每歲歸公馬及從者之衣屨公執歸者責之乃不復歸公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請相與偕告公爲實後而毋先告遂爲太子公私於陽穀而思於曾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三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范鞅

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
召意如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晉荀
躒于適歷意如請從君而歸子家羈曰君與之歸一慙
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必逐之荀躒以晉侯
之命唁公且請公歸公曰巳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
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退謂
意如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羈曰君以一乘入于魯
師意如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

二年十二月公卒于乾侯魯人立公弟宋是爲定公元年夏叔孫不敢逆公之喪于乾侯意如使不敢召子家羈將用之羈不見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意如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又欲爲公惡謚問於榮駕鵞駕鵞不可乃止秋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陽虎將以璠璵歛仲梁懐弗與曰改步改玉

陽虎欲逐之公山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九月陽虎囚季孫斯及公父歜而逐仲梁懐十月殺公何藐己丑盟季孫于稷門之内庚寅大詛公父歜秦遄皆奔齊六年春公爲晉侵鄭陽虎將害季孟使不假道於衛衛人知虎之爲也不問夏季孫斯如晉獻鄭俘陽虎彊使仲孫何忌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七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秋齊國夏伐我西鄙陽虎使季孟宵軍齊師齊師墮伏而待之公斂處父苫夷欲殺虎

虎懼乃還不敗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
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
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公斂處父
知之告孟孫曰亂必及子先備諸乃與孟孫以壬辰爲
期陽虎以季孫斯如蒲圃斯奔孟氏陽虎劫公與叔孫
不敢伐孟氏公斂處父以成人伐敗之陽虎如公宮取
寳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四月得寳玉大
弓六月伐陽關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十年春及齊

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丘相齊人使萊人以兵刧公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遽辟之終事齊卒不能加魯齊人愧焉乃歸鄆讙龜陰之田十一年冬及鄭平自是始叛晉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請墮三都春叔孫氏墮郈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丘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不可十二月公圍成弗克齊人畏魯之用孔丘也以女樂來饋季孫斯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去魯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救晉叛臣范中行氏十五年五月定公卒子哀公蔣立三桓每歲更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三年五月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亳社災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徵百牢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子服何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周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吳人弗

聽何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孫季孫使端木賜辭焉乃免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孫斯欲伐邾饗大夫而謀之子服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如何惡賢而逆之對曰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公伐邾入之師晝夜掠以邾子益來邾大夫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請救於吳八年春

吳伐我克武城東陽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吳屬徒三百人有若與焉或謂季孫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乃止吳王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子服何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在魯也季氏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弗敢與也齊侯怒五月齊鮑牧伐我取讙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我乃歸邾

子秋及齊平齊逆季姬以歸嬖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春齊侯使辭師于吳吳子怒冬吳人來儆師將伐

齊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齊人弒悼公以說十

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季氏之宰冉求勸季孫戰二

子皆不欲彊而後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

齊師戰于郊右師奔左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而

遁夏公會吳伐齊吳獲齊國書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

子以幣召之孔子自衛歸魯季孫斯欲用田賦使冉有

訪諸孔子孔子言其不可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十二月螽季孫斯問之孔子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十四年春狩於大野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六月齊田恒弑其君壬孔丘告於公請討之不聽孟孺子洩與成宰公孫宿有怨八月孟孫卒成人奔喪弗納十五年成叛于齊冬及齊平子服何如齊子貢爲介田恒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子貢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

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吴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則固所願也田恒病之乃歸成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仲孫彘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彘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二十一年齊人責稽首秋公及齊侯盟于顧公子荆之母嬖二十四年公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曰立夫人大禮也何故無之對

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公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因太宰嚭納賂乃止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孟逆於五梧郭重僕公以季孟燕彘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斯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季孫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四月季孫斯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多妄也故君臣多間公遊于陵阪遇孟孫曰請問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不答公欲以越去三桓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公卒於越子貢言

哀公不沒於魯而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於有山氏歸於有山氏而不歸國事未可信也子悼公寧

立三桓益彊魯如小侯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元公嘉立
二十一年卒子穆公顯立穆公以公儀子爲相子柳子
思爲臣然不能用三十三年穆公卒子共公奮立二十
二年卒子康公屯立九年卒子景公匽立二十九年卒
子平公叔立是時六國皆稱王二十二年平公卒子文
公賈立二十三年卒子傾公讎立十九年楚伐我取徐
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傾公亡遷於卞爲家人
卒于杞魯不祀

蘇子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詬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

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爲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

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没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絶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古史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十一至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舉人臣王旭暢

古史卷十一

宋 蘇轍 撰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周之同姓食采於召文王起於岐周而化行於南方江漢之國召公實掌其諸侯之政故詩曰文武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日闢國百里召公之治諸侯甚得民和親聽男女之訟止於甘棠之下以決事及召公沒而民思之愛其甘棠不忍伐也故召南有甘棠行露之詩

武王克商封召公於北燕而留為周太保西旅獻獒召公作旅獒以戒武王武王崩管蔡以殷叛周公東伐召公與太公開成王明周公無罪成王乃逆周公於東及成王將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召公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位成而周公至召公作誥以戒成王周公亦作洛誥而歸政焉成王既涖政二公為左右相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詩周南召南以二公為名周南稱后妃而召南稱夫人以此知周南為周人之詩召南為諸侯之詩周公治內而召公治外無疑也及成王之世分天下以為左右二伯領

之敌公羊言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按書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君陳畢公繼之而召公亦稱伯相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然則二公在文王世分治内外在成王世分掌東西其事各異也召公不說恐成王未能君天下周公作書諭之名之曰君奭召公復為公劉泂酌卷阿之詩以戒成王周公沒召公與畢公終相成王立康王召公卒其長子在燕其次子留周為召公世世輔周與周公比其顯者召虎佐周宣王燕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世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

周宣王即位僖侯三十六年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四年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之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春秋魯莊公之十九年當燕莊公之十六年是歲衛師燕師伐周立王子頹明年鄭伯執燕仲父諸儒皆言立子頹者南燕姞姓南燕近衛於事為信而太史公以為北燕姬姓按春秋書姬姓之燕皆曰北燕則獨書燕者謂南燕也二十七年山戎病燕齊桓公為燕伐山戎歸燕侵地使燕脩召公之法共貢天子莊公三十三年卒

襄公立襄公四十年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四年卒子簡公款立史記簡公作惠公　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六年冬諸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燕人奉悼公以為國悼公雖立而未改元九年冬齊景公以兵納簡公晏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明年正月齊師次于虢燕人

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盟于濡上不克納而還悼公於是改稱元年六年齊高偃帥師納簡公于陽史記惠公在齊四年齊人納之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蓋失之矣以晏子之言考之則簡公之出也燕既立悼公矣悼公雖立而未敢改元及齊納簡公而不入知其決不得歸然後即位改元耳至悼公六年齊高偃又以兵納簡公于陽豈有惠公九年至燕而死之說乎太史公之為人粗而不詳其於詩書春秋皆未嘗究觀本末又篤信戰國雜說意欲立異自成一家而輕失實之謬孔子序詩書皆因古文而略發明之豈求異哉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平公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獻公二十八年卒孝公立孝

公十五年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時三晉始列為諸侯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文公二十八年蘇秦來說請與趙從親文公與之車馬金帛使至趙趙肅侯聽之因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元年秦使犀首說齊魏共伐趙以敗從約蘇秦自趙入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我喪伐取十城蘇秦為燕說齊

復得十城十年燕君為王蘇秦通文公夫人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易王十二年辛子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王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伯燕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

以國讓子之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於天而以啓人為吏及老傳天下於益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三年

國大亂民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弊邑雖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聚衆使將軍市被圍公宫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市被死構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離心齊王因令章子將而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

昭王即位収破燕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孫國之亂而襲破燕孫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孫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宫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孫與百姓同甘苦使蘇代事齊為間使樂毅交結諸侯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以

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城之不下者獨莒即墨其餘皆屬燕三十三年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郤及即位疑毅使騎刼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敗燕騎刼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史記趙惠文王二十八年書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是年即燕武成王之元年而燕世家不言疑故錄之於此）韓魏楚共伐燕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四年武成

王辛子孝王立燕四十三君有二惠二僖二宣三桓二昭二文二簡二孝雖辟陋少文恐不至此蓋譜系脫謬耳棠左傳記簡公款甚明而史記以為惠公則其餘失實者可知也孝王三年卒子王喜立四年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

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自為乃為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破栗腹於鄗使樂乘將破卿秦於代廉頗逐燕軍五百餘里圍其國樂間奔趙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圍去六年秦滅東西周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是時趙數

困于秦而廉頗以讒去龐煖為將燕欲因趙獘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遂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滅韓二十七年秦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

三年秦拔遼東虜王喜卒滅燕

蘇子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横之事説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大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絶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説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

矣而為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辟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古史卷十一